

◆李樂詩藉鏡頭記錄企鵝的多種姿態。受訪者供圖

探險家李樂詩的名字，香港人絕不會感到陌生。她傳奇的經歷，多年來雙足踏過的地方，曾經的「登峰」與「造極」，書寫了她如同俠客般精彩豐盛的人生。適逢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60周年，李樂詩作為傑出女性舊生之一重返校園。當她站在記者面前，炯炯有神的雙目和硬朗的身軀讓人很難想到她如今已逾80歲。雖然周遊世界的旅程已告一段落，她人生的旅程，仍在充滿生命力地行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沿着藝術走向天地

李樂詩：要做立體的人

◆李樂詩曾多次赴南極及北極探險。受訪者供圖



◆李樂詩曾拍下中國南極考察隊在基地閱讀香港《文匯報》。受訪者供圖



◆周遊世界的旅程已告一段落，李樂詩人生的旅程仍在充滿生命力地行進。黃依江攝



「我已經不想再去極地。」李樂詩說。「因為，極地已不再需要我去。現在，我們有那麼多富有體力和才華的年輕人，應該把機會給他們。」1985年，她首次踏足南極，正值盛年。舊照片的冰天雪地裏，她緊裹衝鋒衣、半蒙着面，只露出一雙明亮的眼睛。她就是用這雙眼睛捕捉極地的一切，變成照片、資料與文字，集結成書，讓香港及內地的人們，了解那冰天雪地的奧秘，重新審視我們與地球的關係。

用藝術為科學服務

李樂詩12歲習畫，師從周公理，西洋畫素描的訓練，為她打下純藝術的堅實基礎，這也助力她後來入讀理大、成為設計師入行發展和創立自己的公司。她喜歡獨行，一路做一路闖，不計較代價。上世紀八十年代，她曾為海洋公園設計廣告，那時的香港人包括李樂詩在內都尚不知何為海洋公園，她就乾脆自資花一個月薪水，飛去國外的海洋公園考察。「實地考察可以學到最前沿的知識，得到最準確的信息。我喜歡這樣探索和學習，靈感就會很快到來，我從不需要擔心。」李樂詩說。

在極地，李樂詩接觸到許多科研人員，跟着他們一起工作，也學到不少知識。她發現科學家所理解的科學，與普通人所看到的並不一樣，因此有些事，即便科學家想傳達給公眾，也很難實現。李樂詩說：「因此，我希望以一個廣告人的角度，來為他們傳達這些，用藝術和設計，為科學服務。我去一次的經歷就可以寫本書出來，他們也很重視我這樣為極地與環保做宣傳的人。」

作為旅行專家，她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承包國泰航空的飛機雜誌《Discovery》，全球探索介紹世界各地的風景，至八十年代，國泰開飛往內地城市的航班，她又遊遍神州大地，有感於祖國大好河山的美輪美奐，她自己創辦了雜誌《Pearl Magazine》，將內地的風景與文化展示給其他國家的遊客。「做這本雜誌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宣傳內地的旅遊資源，當然它後來很受歡迎，成為了中外之間的橋樑。」

寂寞是豪華的享受

李樂詩共去過八次北極，亦曾在那裏越冬。「那裏不似南極有科學考察站，地方很大，有人氣，它只有一塊海域，各個國家的船開進去做科考。入到北極圈，就只有愛斯基摩人。在北極，那時沒有女性像我一樣待那麼久。主要是因為條件太艱苦，生活不便，還有心理上的寂寞。」但這樣的寂寞，李樂詩並不覺得難以忍受，她覺得寂寞是最豪華的享受，亦清楚自己是食慾和物慾都很低的人，常常「麵包搽醬就一餐」。精神上的充盈，讓她具備強大的內核，在孤寒枯寂之地也能找到內心的安定，也給身邊人帶去溫暖。

李樂詩透露，當時科考隊中也有人因長期處於極地環境中產生情緒問題，她就以自己的方式開解他們：「我叫他們坐着不要動，我給你畫張像。」然後寥寥數筆，對方的形象就落在紙上。「畫完之後給他們看，他們就會很開心，算是寒冷孤獨的極地生活中的一點慰懷。我也看到，藝術確實能夠給人帶來能量。」

彷彿熱烈燃燒的火花，李樂詩是個有着無窮無盡能量的人。她一直以積極的心態去嘗試不同的工作，她的身上，集合了那麼多個身份，除了設計師、廣告人、探險家、攝影師、作家等等，她甚至還做過電影行業，張婉婷執導的《八兩金》，許鞍華執導、蕭芳芳主演的《撞到正》等等，都是她擔綱美術指導的作品。除了指揮負責服化道、場景、色溫，她還把自己周遊世界的經歷投入電影之中，《八兩金》中的笑位，其實大多是李樂詩在旅行途中聽到的故事；而她又喜歡粵劇，對大戲十分熟悉，才在《撞到正》中大玩本地文化元素，令之成為獨具一格的港產靈異片。

盼望後輩人盡其才



李樂詩堅信人生應該規劃長期的目標，她以20年為一個階段，人生的前三個20年，她如今回頭望望，並不覺得有什麼遺憾，每個階段的目標她都已實現。而如今走進第四個20年，叫她慶幸，也有些無所適從。當然，她還有放不下的事，因此從未停止過腳步。早在1997年，她創立極地博物館基金，以匯集世界各國的極地科學研究成果，推動全球環保工作，奔走呼告多年終於獲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支持，在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博物館，闢出極地廊的位置展出她多年來在極地和珠峰實地考察收集的照片和資料，向參觀者展示全球暖化和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當不再去南北極之後，她開始着力培養一些學生，成為極地科考人才。她指科考主要需要三方面人才，分為考察人員、探險人員和科技人員，如何行冰山、怎樣在海上前進，是探險人員的工作；科學考察人員則帶學生進行研究；而科技人員主要是工程師，教導隊員使用不同儀器。李樂詩希望在有生之年把更多學生送到合適的崗位上：「每個人有不同特長，有些適合做科研，有些適合攝影、設計……我希望能讓他們人盡其才。」李樂詩仍在馬不停蹄地整理多年探險收集到的資料、圖片、紀錄，希望將這些有用的資料留給下一代的研究者與探險家。她也說到自己如今已經81歲，但人只要有愛好，或者有期盼，無論在怎樣的年齡，都可以繼續有價值的人生。

◆李樂詩於南極探險時穿的套裝在氣候博物館內展出。資料圖片



「繁花書房」綻放黎里古鎮 金宇澄：「從哪裏來，到何處去」是永恒主題

「中金家弄5號」，5月1日，蘇州黎里古鎮的這一古舊門牌之下，作家金宇澄的「繁花書房」正式向公眾開放。今年初，由自己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繁花》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大火，一向靑睞「不響」的金宇澄也逃不開被「聚焦」。此番《繁花》之後又見「繁花」，談及上海和故鄉黎里，金宇澄說：「寫小說必須要有一個文化背景。『從哪裏來，到何處去』，這是永恒的主題。」

「繁花書房」原址係金家祖屋，曾是金宇澄太祖母、祖母、父親的居所。幾年之中，在金宇澄與設計師聯合設計裝修之下，祖屋已改造為以黑白基調為主，既保留江南民居特徵，又體現新穎審美趣味的多元公共空間。

將上海比作「一個大森林」

從金宇澄的畫作到其創作的《繁花》和其他文學作品的初稿，從他收集的藝術品到伴隨家族風雨的眾多老物件，再到他與父輩的眾多藏書，書

房均有陳列。金宇澄直言，書房並不是為了讓別人來了解自己，而是一個包括文學、美術和個人歷史在內、兼具展覽功能的公共空間。

1990年，金宇澄發表小說《輕寒》，他認為這是最重要作品，「黎里的魅力很早進入我的文學，這10年進入了我的畫面，幾乎是本能地驅使。對於每位作者來說，創作立足點都源於最靠近情感的內容。」

如果說黎里是脈脈中的「最靠近」，那麼上海對於金宇澄而言幾乎就是「整個人生最主要的背景板」。從滬語小說《繁花》獲獎，到同名電視劇掀起人們對海派文化的關注熱潮，金宇澄慨嘆上海生命力的強大與豐富。

金宇澄將上海比作「一個大森林」，「它有自己氣候、植被、濕度、這是一塊非常肥沃的土地」，「上海的市民階層是異常敏感的，一旦濕度合適，就像小動物小植物一樣，立馬開始活躍起來，顯現出頑強而旺盛的生命力」。

在金宇澄看來，不管是小說還是劇版，《繁花》記錄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段難忘的、充滿了生命力的復甦進程，像是「一個大森林裏其中的一角，它只是其中的一角」。

電視劇《繁花》受到的現象級關注，令金宇澄感嘆難以想像。他直言那段时间自己甚至感到某種恐懼，「每天打開手機就看到的程度，不論思考還是視角，不可避免會有某種失真」。但這位慣於「不響」、在那期間拒絕無數採訪的作家表示，自己並未受到這一番「非常」關注的影響，「未來或有文學創作，我不會將其與影視改編作任何關聯想像」。

自2013年於《繁花》出版之際開始嘗試為其繪製插圖，金宇澄的繪畫跨界一發不可收，一直以來他的相關創作持續不斷，在各地舉辦多次畫展。金宇澄的畫作着力於「現場與細節」，漫不經心中蘊藏着思考，其中的各式隱喻哲思頗具詩意與強敘事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金宇澄希望書房是一個包括文學、美術和個人歷史在內、兼具展覽功能的公共空間。中新社

「目前對我而言繪畫要比寫作快樂，」金宇澄直言不諱，「文字寫作是沒有底的，像是一個黑洞，像是編碼和解碼，創作者的編碼要到最後一個字才能呈現出它的面貌，這個過程我其實會一直十分糾結，這也正是因為文字力量的巨大。相對而言美術具象多了，每一次落筆，都能看到它的樣子，感受到它呈現出的情感。」

談及如何看待AI在當下和未來對於包括文學在內藝術創作的參與，金宇澄觀點鮮明而輕快。他認為，文學或藝術必須是獨到、罕見、讓人耳目一新的。如果從這些標準來看，AI肯定首先會篩掉一批不在這一範圍裏面的一般性內容，「這些內容本身或許就應該從真正的創作中簡化掉。」

◆中新社